

乔纳森·格里尔博士，考古学和旧约

，第五节，文化背景

© 2024 乔纳森·格里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五节，文化背景。

再一次问好。我们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演讲，我们将讨论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将稍微了解一下社会结构、饮食方式以及宗教，就像这些讲座中的每一场一样，我们只是触及表面，希望能激起您对未来研究的兴趣。但是，当我们想到古代以色列的结构时，一个常见的模型是世袭家庭模型，这种模型由拉里·斯特格（Larry Steger）、大卫·斯隆（David Sloan）、丹·马斯特（Dan Master）和其他一些人流行起来，它着眼于圣经中的描述并将它们关联起来我们在传统社会中知道的某些社会模式，也与考古学密切相关，在最小的单位中看到了父亲的房子，这个有边界的家庭，其中有一个中心男性人物和他的孩子，然后是大家庭。

我们甚至在古代以色列建筑的建筑和发掘中也看到了一些这一点的反映。下一个等级是氏族，再往上是部落。然后，最终，这个时期的顶峰将是神。

所以，对于古代以色列来说，这就是耶和华。你可以看到，即使这里用斜线标记来描绘，神和国王都不稳定地占据着相同的位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君主制时期，如果仍然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试图将君主制纳入这种世袭家庭模式，那么神与国王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特别是回到我们之前关于图像承载的讨论，如果所有人类都是共同图像承载者，那么这个国王在哪里？他如何定位在家庭和神圣的社会结构之间？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这种张力。

如果我们想想古代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你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思考和行动上，思考你要吃什么、收集食物、准备食物以及为没有食物的日子做准备。您首先关心的是水。你还可以在蓄水池中收集雨水。

这是我在暴雨后不久拍摄的希腊化时期后期蓄水池的照片，你可以看到水有多绿。我们可能还记得警告，特别是耶利米书中的警告，比较和对比了从泉水涌出的活水与蓄水池的水，这些水在一年中会变得停滞不前，耶利米也回顾了以色列的多重罪孽，放弃了活水而改用蓄水池的水。甚至水箱里的水也不是很好，因为石膏已经破裂，正在漏水。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日常图像进入圣经的隐喻和语言中。但是水，水，水。如果我们能够打开水龙头并流出水，那么在现代环境中我们就无法真正体会到这一点。

但水必须从蓄水池、泉水、河流或井中取水，而且数量非常庞大。我们还有河谷，即季节性水流区域，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旱的，然后在雨季期间洪水泛滥，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危险。我们可以通过景观调查并将其与定居点和文明相协调，从考古学角度了解水源。

种植的农产品包括葡萄和枣、小麦和大麦、石榴、无花果和蜂蜜，从拉比的评论开始，过去人们认为，当这片土地被称为牛奶之地时还有蜂蜜，它指的是枣蜜。好吧，现在，随着在特尔雷霍夫发现工业级养蜂场和蜂箱，我们可能会认为这可能也是蜜蜂的蜂蜜。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他们确实消耗了蜂蜜。

他们食用的许多非动物植物、水果和蔬菜，我们可以通过微考古学的研究，通过观察那些我们用肉眼看不到但可以用显微镜。牲畜、绵羊、山羊、牛，还有狩猎。一些人认为，狩猎是任何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和家畜之间的明显界限甚至可能已经模糊。

但我们在动物骨骼记录中发现的代表物主要是绵羊、山羊和牛。这些是我们发现的三种主要动物骨骼类型。野生动物的数量较少，特别是瞪羚和鹿，但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我们也有一些有限的猪的证据，以及来自古代世界车辆的动物骨头。

因此，大多数旅行都是步行完成的，但当你有车辆或便携式行李箱时，更有可能的是，驴是这种情况下首选的行李运输工具，而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骆驼通常用于长途贸易。第一个千年时期。因此，动物考古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考

古遗址中动物骨骼的分析问题。饮食的主要成分是面包，由小麦和大麦制成的面包，通过考古学、民族志研究以及《圣经》中的种植、收割、脱粒、风选，我们对从谷物到面包的过程有了很多了解。、筛选、加工。

我们发现了铁制工具，它们是犁的尖端，可以由人力或动物驱动，可以犁地。然后，他们会播种从上一季作物中保留下来的种子，然后，随着田地的生长，我们还会发现一些镰刀的考古遗迹，这些镰刀可能是木头，上面植入了燧石刀片。有时，也使用骨头。

然后这些谷物或秸秆就会被收集起来，并被打谷的雪橇碾过。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现代的脱粒雪橇的样子，在雪橇的底部会有一些岩石或金属，以及其他硬质材料，然后将它们拖过茎秆，将头部与底部分开。糠。然后下一阶段就是风选和筛选。

在这里，我们在有风的地方发现了裸露的基岩板，用干草叉式的工具，种子和茎秆的混合物会被扔掉，然后扬扬，谷壳会被吹走，然后谷物会落到地板上，在那里然后将其收集起来并用磨石进行加工。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磨石。底部是马鞍石，顶部是磨石，你看，这是埃及将谷物磨成面粉的过程的例子。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就意识到，如果你把一点面粉和水单独放置一段时间，它就会开始利用空气中的酵母在这个自然过程中发酵，而所谓的酸面包就是这样的。直到现代酵母发明才出现面包。然后，当它混合在一起时，让面粉和水发酵，然后在他们拥有的烤箱或禁忌中烘烤。因此，这是许多传统社会仍在实行的面包制作过程。

再说一遍，你在整本圣经中都看到了烘烤面包的隐喻。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来自《阿摩司书》，它似乎有每个过程，嗯，它也有很多收获，但是面包制作的每个步骤，说到热烤箱等等。但我们看到这些植根于古代以色列现实世界的隐喻在整个圣经故事中都得到了运用。

橄榄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物，你可以看到我最近拍摄的一些视频片段，展示了使用长棍子敲打树来收获橄榄的方式，并铺上盖子或毯子来收集掉落的橄

榄。它被用于化妆品用途，以润滑干燥的皮肤，也可用作晚上照明的橄榄灯的燃料。石油生产方法是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学确定的其他方法。

我们也有酿酒过程的证据，但考古学上最突出的是压榨橄榄过程的例子，其中橄榄会被收集起来并放置在盆中，在盆上转动磨石将其制成糊状。橄榄包括果核、果肉和种子。然后将这些麦芽浆收集起来，放入篮子中，然后放在一块压石上。你可以看到卡在里面的凹槽。

然后，重量会被施加到压力机另一端的横梁上，从而压扁篮子。因此，各种挤压会挤出油，这些油会沿着凹槽流下并收集在陶瓷容器中。因此，我们在整个土地上发现了这些压榨机的考古证据，并且在不同时期发现了一些风格上的变化，但我们在古代以色列发现了很多这方面的证据。

其他对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技术包括陶器，他们将粘土，在烧制前将各种内含物混合到锅的结构中，并根据完成的温度以某种方式对粘土进行回火。锅会接触到。因此，例如，对于烹饪锅，它们通常会进行回火，以确保烹饪锅能够承受直接放在火上的情况。因此，他们会使用陶器来烹饪、储存、食用和消费。

纺织品亦然。我们有纺织品生产的考古证据。考古记录中留下的东西，与陶器不同，我们在收集的每个桶中都发现了陶器的碎片，但对于纺织品来说，在过去的几代人中，唯一的残留物是织布机的重物，它们会悬挂垂直的绳子，就像织机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微考古学证据看到肉眼已经丢失的纺织品，并且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我们拥有在约旦河谷和内盖夫非常干旱的条件下保存下来的纺织品。我们还有一些证据表明鞣制和皮革曾用于制作服装，后来也用于制作羊皮纸。建筑将用木头和石头进行。

事实上，石头比木头更多。木材很稀有，因此大多数墙壁和结构都是用石头建造的，而木材将成为跨越那片广阔空间的梁。冶金亦然。

我们拥有一些所使用的各种技术和一些冶金设施的考古证据，这些设施仍然可以在考古学上检测到，其中包括小球，小金属片，有时可以在提取矿石的熔炼

过程中挑选出来。其他时候，我们有熔化装置，将现有的金属物品放入坩埚中熔化并重复使用。在考古中寻找金属工具，我们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频繁地发现它们，因为它们被无休止地回收和再利用。

人们不会扔掉金属器具，而是将其熔化以供再利用。古代以色列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我们通过圣经中描述的习俗了解了以色列宗教的情况，然后我们转向考古记录，我们发现与我们所发现的有很多共鸣。

现在，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很多的证据，表明他们崇拜的不仅仅是耶和华，有些人会指出这是古代以色列某种多神论代表的证据。但我们需要记住，再次阅读圣经文本，任何对耶和华的效忠，更不用说单独效忠耶和华，肯定会被视为少数人的意见。因此，如果一个人阅读《列王纪》或《先知书》，我们就会意识到，人们实际上在崇拜许多神灵，并将它们与他们对耶和华的崇拜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我们经常发现的在考古记录中。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种不和谐，而是与圣经所描述的情况的共鸣。正如我提到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一些复杂性。但我们也有考古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以色列宗教是如何实行的。

当然，从实践到信仰更加复杂，但是我们拥有的这些工具，物质遗骸和图像遗骸，甚至专名遗骸，名称，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这些王国的一些图景，作为民族志的平行再次，我们可以通过类比对古代民族和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现代民族进行比较。当我们想到邪教场所时，我应该具体说明邪教的含义，有时当我说邪教时，人们会想到等待不明飞行物到来或类似的东西的宗派分子。我在这里所说的纯粹是邪教与宗教实践，邪教与宗教实践一样。

因此，如果我们关注的是邪教设施，我们关注的是古代以色列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在识别这种情况时，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些标准，可以用来帮助我们隔离我们有礼拜场所的地方。其中一些是非常明显的，任何特定神的图标或图像或铭文。

另一些人，我们开始看到物质文化中的重复模式，这些模式可能暗示某种仪式活动、在一个地方大量出现的某种类型的文物、埋在某个地方的雕像，或者在

某个地方集中的动物骨头。因此，我们使用一系列数据来建立古代世界的各种崇拜场所和各种崇拜中心，特别是在古代以色列。它们的范围从非常小的所谓的邪教角落，在那里我们发现小房间，通常有长凳，我们有香炉或彩绘架，有时还有图像，还有特别不寻常的容器。

有时，它们会是动物形状的动物，有时，我们甚至会发现雕像。因此，我们有这些小型装置，所谓的邪教角落，然后我们也有，在极少数例子中，我们有更大的寺庙，更大的寺庙。我们在丹阿拉德有一座寺庙，在莫扎又发现了一座寺庙。

有证据表明贝尔谢巴有一座大祭坛。还有一些铁器时代 1 早期的遗址与古代以色列的崇拜有关。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在以巴路山上，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座圣地，但在文本批判的基础上，圣经传统中存在一些复杂性，如果我们要寻找圣地，我们也许应该看看基利心山。圣经文本中描述的祭坛。

所以，很难用埃巴勒来判断，但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确实是一座神社。我们应该把它归结于谁，它的构造仍然存在争议。公牛遗址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它确实显示了崇拜崇拜的证据，在那里发现的一头小公牛，许多人都与圣经中描述的与牛图像相关的崇拜有关。

因此，我们知道公牛是迦南宗教和当时许多其他宗教中的常见象征，并且我们看到它在出埃及记 32 章和列王记上 12 章的故事中相互交叉，特别是在这些背景下与北方宗教相关。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特尔丹，这是一张照片，公园管理局在那里重建了金属框架，这将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最大的四角式祭坛。你可以看到这些是角，但事实是我们只发现了一个用于二次使用的角，所以我们根据祭坛的底座重新创建了这个尺寸。

但该遗址有许多重要的考古特征表明，事实上，至少在我的解释中，我们在这个圣所里进行着对耶和华的崇拜。因此，我们有动物骨头遗骸的对应关系，与圣经祭司材料中的献祭处方非常吻合。其中一些是我的一些论文研究的主题，该研究指出，右侧部分与与牧师相连的空间与庭院中的左侧部分之间存在高度对应性。

然后我们从祭司的处方中记得，祭司被给予右肩或右大腿，这取决于哪个文本，如果我们读的是希腊语或希伯来语，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联系。还有三四处与动物骨头的联系。正如您将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看到的，还有一些与圣经中对耶和华崇拜的描述相关的令人兴奋的文物。

事实上，在一个印章上发现了一个名字，一个神喻名字，其中包含了神圣名字“耶和华”的元素。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时，这里有很多证据表明，在特尔丹所崇拜的上帝实际上是耶和华，当然是在 8 世纪，很可能是在 9 世纪，我甚至会把它们推回到 19 世纪。尽管考古学的大部分内容仍在评估中，但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可能会有一些架构的重新配置。

所以，我们必须拭目以待。但是，位于 Tel Motza 的这座寺庙离耶路撒冷不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9 世纪和 8 世纪，也引起了很多兴奋和疑问，因为距离耶路撒冷如此之近，这与耶路撒冷圣殿有什么关系？说到耶路撒冷圣殿，或者我们可能会说圣殿，当我们谈论圣经文本时我们会想到圣殿，我们在试图理解它的样子、它的功能时遇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而最大的一个是我们没有任何物质遗骸。有人认为有一个石榴，但此后一直受到质疑，也许是一件被重新利用的文物和一件赝品合而为一。

但对于第一座圣殿，即所谓的所罗门第一圣殿，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有的话）。请记住，圣经中的描述描述的是历史上不同地点的圣殿。他们甚至提到在特定时间进行的翻修。

因此，圣经传统呈现了圣殿外观的综合图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比较材料，一些令人惊叹的考古比较材料，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有关所描述事物类型的信息，从嵌入式窗户到可移动的马驹支架，再到小天使的肖像。它们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胖乎乎的婴儿，而是人面狮身长翅膀的凶猛守护兽。

这些是安达拉圣殿两侧的守护兽，这与所罗门圣殿的描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圣殿有侧室、门廊、大厅和至圣所。因此，我们有很多关于图像图案、建筑特

征、这种所谓的从门廊到主厅再到至圣所的三重结构的例子。我们在 Tel Dan 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们从古代近东图像中了解到的装饰，从玫瑰花结到小天使到棕榈树、嵌入式窗户和石榴等等。我们还有各种用来放香的马驹架，或者用来盛奠酒或烧香的碗，甚至还有祭坛套件。因此，我将举一个我之前提到过的在西室发现的 Tel Dan 的例子。

所以，这是鸟瞰图。在西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靠近一个一米一米的小祭坛，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器具。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漂亮的青铜碗。

另一个是一把铲子。这两把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铲子被发现了，一把叠在另一把上面。第三种长柄铲。

我们还有一个沉锅，里面装满了烧焦的动物遗骸。这种文物集中的惊人之处在于，当我们查看圣经文本中有关圣幕或圣殿祭坛套件的组成部分时，会发现它具有非常具体的元素。它有一个血碗，有一对，总是有一对，除灰铲，香铲，灰罐，在某些清单中它还有叉子。

因此，在一些早期的研究中，我将这个碗与圣经中的血碗联系起来，该血碗可以盛放祭祀动物溅到祭坛上的血。这对铲子，正如圣经中所描述的那对铲子一样，总是与碗并排的。香铲，我们从后来一直到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描述中得知，它们通常包含更大的燃烧香的表面。

正如我所提到的，灰罐在圣经文本中已经有了。它们看起来很便携，并且由金属制成。这个是陶瓷的。

我正在和我的一位朋友交谈，我唯一没有找到的是一把叉子。他正在研究一些类似的材料。安德鲁·戴维斯是他现在在波士顿学院的名字。

他说，你回去查过记录吗？在这个房间的门槛上发现了一个长长的金属把手。所以，我们甚至可能有叉子，因为你把两个叉子折断的三叉叉子称为什么？你称之为长金属手柄。所以也许我们拥有所有这些。

事实上，并非圣经文本中的所有列表都有叉子。因此，这些和其他内容再次表明与圣经和考古学中的某些内容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整个古代以色列和犹大国都发现了所谓的 JPF、犹太柱雕像，这些雕像描绘的是女性，有时与崇拜亚舍拉作为小女神图像有关。

其他人都说不，不，不。亚舍拉（Asherah）是青铜时代晚期的神。我们正在回顾具体细节。

亚舍拉在这个时期还是神吗？或者是否有一些元素让人想起亚舍拉的崇拜，但并不是她的真实形象？其他人可能会说这些是粘土祈祷或某种帮助怀孕和哺乳期妇女的咒语。所以，判决还没有出来。但奇怪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在一些最忠实的国王（希西家和约西亚）的时代，耶路撒冷本身就发现了这些物质的高度集中。

但是，通过这些发现，您可以了解古代以色列崇拜的一些物质文化。我们可以引入的另一个证据是专名证据，即这个圣经时期的名字。所以，我们有圣经中的名字，然后我们也有可以通过考古学识别的名字。

这是希西家的印章，这些是撒玛利亚陶片的图片，这些陶片可能主要用作便条纸、收据、跟踪橄榄油的运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九世纪或八世纪。但通过观察这些名字，就宗教问题而言，特别之处在于，其中许多名字都是神喻名字。也就是说，它们的名字中包含神的名字的元素。

所以，我的名字是乔纳森，尤纳坦。Yo是Yahweh的缩写形式，Natan已经给予，所以Yahweh已经给予。我的名字是一个神喻的名字。

我们有神喻名称，你也听过。Yah是耶和华的缩写形式。耶利米、希西家和撒迦利亚都是神喻名字。

但我们也有其他神灵的神喻名称，比如巴力、哈达等等。因此，通过追踪一些专名证据，我们可以建议在特定背景下受到崇拜的神灵。有些人可以推测地理和时间分布，追踪名字的流行程度，作为与这些背景下崇拜的神祇的对应关系。

现在，它并不总是有效。我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学生，名叫穆罕默德。他的父母，一位是基督徒，一位是穆斯林。

因此，它并不总是符合人们的宗教信仰。但在古代背景下，特别是在神灵与特定种族群体和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而不是在许多现代背景下，人们可以选择宗教或宗教变革，他们谈到了崇拜相关性的全局。现在，圣经中确实有更改名字的例子，等等。

但对于特定时期所崇拜的神灵来说，它可能具有启发性和帮助性。在很多方面最有帮助的是特定的铭文，尤其是冗长的铭文。现在，我们没有太多，但有两个引起了很大的兴奋，基尔贝特·库姆和钦提拉特·贾鲁德提到了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

有些人甚至认为，*Qintilat al-Jarud Pithos* 上描绘的图像应该是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的插图。图像和铭文似乎是在不同时间完成的，但也许是其他人填补了空白？关于这些事情有很多争论。甚至，他的亚舍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在人名上加上代词后缀，神的名字也不例外。

那么他的亚舍拉是不是一个器物，一棵圣树，或者某种让人想起女性神的形象，但实际上已经被用来崇拜耶和华了？我听说一些基督徒甚至在十二月拥有圣诞树，那里重新使用了以前的异教符号，然后将其折叠在特定的宗教伞下。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比我们有时意识到的更复杂，圣像和意义之间、崇拜、存在和崇拜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当我们观察这些古代文物时，我们需要应用这些相同的工具。

但随后我们也查看了圣经文本，其中确实提到了，而且有趣的是，几乎总是以复数形式提到了巴力和亚舍拉，两者都是复数。因此，在铁器时代，对这些神祇及其周围民族的崇拜和融合，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对耶和华的崇拜中。我们还有来自图像学的精彩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宗教。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这是来自 *Ahiram* 石棺的图像，有些人会将其与在比布鲁斯发现的圣经 *Hiram* 联系起来。下垂的莲花表明已故国王在供桌前端着一个碗。

但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他的脚踩在脚凳上，他的宝座是由侧翼基路伯创造的，侧翼基路伯。那么，我们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呢？嗯，在至圣所所罗门圣殿的描述中，我们有两个基路伯遮蔽了约柜。有些人会认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它是某种王座的形式或功能。

方舟本身被称为脚凳。因此，我们从中学到的要点是，这是在清晰的海洋中，可以通过一些图像来澄清，这就是我们在至圣所中拥有的东西吗？我们有家具。这是一个典型的声明。

没有神像。相反，有一个家具，上面坐着看不见的神，坐在基路伯之上。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公元前9世纪位于耶斯列山谷边缘塔纳赫的塔纳赫祭台，上面没有任何铭文，但肯定描绘了宗教图像，其中有一头小牛，有些人会说是一匹马，但我将其理解为一头小牛和许多其他小牛，都有一个带翅膀的太阳盘，侧面有卷曲，可能代表柱子。

然后是一棵树，两侧是野山羊和狮子。在这里，我们旁边有小天使。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空的空间，里面有两个小天使。

然后在底部寄存器上有一个女性人物和两只狮子。因此，许多学者在这里提出，我们有对耶和华和某个女性神祇的描绘，也许是亚舍拉，或者是后来某个特定亚舍拉的显现。因此，耶和华以太阳的象征被抽象而形象地描绘出来。

有趣的是，《圣经》中描述的希西家是一位忠诚的国王，他也在他的肖像画中使用了太阳圆盘作为图像。因此，我们也有圣经文本将耶和华与太阳圆盘联系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在北方王国听说过的坐在牛犊之上的耶和华。

小牛作为神的交通工具或基座。与耶和华相关的基路伯天使。然后下一个音域是一棵圣树、山羊和狮子。

这些都与古代近东的女性神祇有关。因此，有些人提出了耶和华和亚舍拉。然后是一个空的空间，上面有天使，耶和华，还有一个女性形象和狮子。

所以，小天使，小天使，狮子，狮子。所以，我建议耶和华和亚舍拉，耶和华和亚舍拉。无论这些图像的具体标识如何，我们这里都有有一个宗教传统融合的例子。

我们最后一个例子，再次只是触及表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广泛地了解古代以色列宗教和文化，那就是研究古代以色列以外的古代近东考古学和文献。因此，我们还有其他寺庙、其他祭祀用具、大量文本以及民族志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看到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正在举行祭祀，他们正在参加神圣的盛宴，许多与圣经仪式相似的仪式，赞美诗，寺庙，祭司，工具，以及许许多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差异，很多差异。当然，主要的区别在于崇拜对象的中心地位，即古代以色列的个人神耶和华。但回到原点并结束这一点，宗教与君主制等级制度的运作方式也是一个有趣的区别。

因此，在所有这些其他情况下，除了极少数例外，大祭司通常是国王，或者他们协同工作。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人们对这位国王的形象都有着崇高的看法。这在古代以色列宗教和古代以色列文化中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正确理解的以色列王不是别人，正是耶和华本人。

所以，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古代以色列的故事看到了，我们又回到了创世记第一章开始的地方。上帝在他与人类关系中的角色设计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和对比，这种张力在整个历史中不断起伏。古代以色列人反对这种设计。但宗教作为对耶和华的崇拜的表达，是针对耶和华的，并且只针对耶和华，而不是针对政治人物或民族意识形态。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应该思考的事情，尤其是现在。

因为尽管这些东西已经很久远了，我们必须从尘埃层中挖掘它们，但它们仍然以新的方式具有相关性和令人兴奋。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五节，文化背景。